

HONORÉ DE BALZAC

傅雷译
巴尔扎克作品集

8

邦斯舅舅

〔法〕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著
傅 雷 译

傅雷译 巴尔扎克作品集

8

邦斯舅舅

〔法〕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著
傅 雷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本册说明

本册收录傅雷译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邦斯舅舅》。在《人间喜剧》总目里，这部小说属于“风俗研究编”的“巴黎生活栏”。在巴尔扎克全集本里，《邦斯舅舅》排在《贝姨》之后，被冠以《穷亲戚》的总标题。

本书译作完成于1952年2月，同年5月，第一次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之后，译者未曾修改，一直保持第一版的原貌。本册即以此为底本，仅改正个别错字和误排之处。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异体字等则按照现行出版标准予以改正。其余的部分均保持原貌。

目录

邦斯舅舅

一 一个帝政时代的老古董	3
二 一套少见的服装	6
三 一个得罗马奖的人的下场	8
四 好事有时候是白做的	13
五 一对榛子钳	17
六 一个到处看得见的被剥削者	22
七 收藏家的得意	27
八 倒霉的舅舅不受欢迎	29
九 信手拈来的宝物	32
一〇 一个待嫁的女儿	37
一一 食客所受的百般羞辱，这不过是一例	40
一二 男女门房的标本	42
一三 大为惊奇	45
一四 两只鸽子的寓言成了事实	47
一五 一心想在遗嘱上有个名字	52
一六 德国人中的一个典型	55
一七 生在法兰克福的浪子会一变而为百万富翁的银行家 ...	58
一八 发财的经过	63
一九 从扇子说起	65
二〇 好日子回来了	69

二一	一个妻子要多少开支	72
二二	邦斯送了庭长太太一件比篷巴杜夫人的扇子更名贵的艺术品	75
二三	一个德国念头	79
二四	空中楼阁	82
二五	邦斯给结石压倒了	88
二六	最后的打击	91
二七	从忧郁变为黄疸病	95
二八	黄金梦	97
二九	古董商的肖像	100
三〇	西卜女人的第一次攻势	104
三一	贞节的表现	107
三二	论占卜星相之学	110
三三	大课	116
三四	一个霍夫曼传奇中的人物	118
三五	懂画的人并不都在美术院	122
三六	看门老婆子的唠叨与手段	126
三七	一条美丽的手臂能有多少效果	130
三八	初步的暗示	133
三九	狼狈为奸	136
四〇	狡猾的攻击	139
四一	关系更密切了	142
四二	巴黎所有初出道的人的历史	145
四三	只要耐心等待，自会水到渠成	150
四四	一个吃法律饭的	154
四五	不大体面的屋子	157
四六	律师的谈话是有代价的	160
四七	弗莱齐埃的用意	164
四八	西卜女人中了自己的计	169
四九	西卜女人上戏院去	172

五〇	生意兴隆的戏院	175
五一	空中楼阁	180
五二	容光焕发的弗莱齐埃	184
五三	买卖的条件	188
五四	给老鳏夫的警告	193
五五	西卜女人叫屈	197
五六	弱肉强食	202
五七	许模克至诚格天	207
五八	不可恕的罪恶	213
五九	遗嘱人的妙计	218
六〇	假遗嘱	222
六一	大失所望	227
六二	初次失风	231
六三	荒唐的提议	234
六四	梭伐女人再度出现	237
六五	他这样的死了	240
六六	看护女人趁火打劫	243
六七	只有死人不受骚扰	246
六八	巴黎的丧事是这样办的	249
六九	老鳏夫的葬礼	253
七〇	巴黎有多少人靠死人吃饭	256
七一	继承开始，先得封门	259
七二	干预人家的官司是危险的	263
七三	三个穿黑衣服的人	266
七四	弗莱齐埃的成绩	269
七五	一个不大舒服的家	273
七六	高狄沙的慷慨	276
七七	夺回遗产的办法	279
	结局	283

邦斯舅舅

一 一个帝政时代的老古董

一八四四年十月，有一天下午三点光景，一个六十来岁而看上去要老得多的男人，在意大利大街上走过，他探着鼻子，假作正经的抿着嘴，好像一个商人刚做了件好买卖，或是一个单身汉沾沾自喜的从内客室走出来。在巴黎，这是一个人把心中的得意流露得最充分的表示。那些每天待在街上，坐在椅子上以打量过路人为消遣的家伙^①，远远的一瞧见这老人，都透出一点儿巴黎人特有的笑容，这笑容包含许多意思，或是讪笑，或是讽刺，或是同情。可是巴黎人对形形色色的场面也看腻了，一定要遇到头等怪物，脸上才会有点儿表情。

那老头儿在考古学上的价值，以及大家眼中那一点笑意，像回声般一路传过去的笑意，只要一句话就能说明。有人问过以说俏皮话出名的戏子伊阿桑德，他那些博得哄堂大笑的帽子在哪儿定做的。他回答说：“我没有定做啊，只是保存在那儿。”对啦！巴黎上百万的居民其实都可以说是戏子，其中有好多人无意中全做了伊阿桑德，在身上保留着某一时代的一切可笑之处，俨然是整个时代的化身，使你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便是想着给朋友欺骗那一类的伤心事，也不由得要扑哧一声的笑出来。

那过路人的服装，连某些小地方都十足保存着一八〇六年代的款式，所以它让你想起帝政时代而并不觉得有漫画气息。就凭这点儿细腻，有眼光的人才知道这一类令人怀古的景象更有价值。可是要体会那些小枝节，

① 指坐咖啡馆的巴黎人。咖啡座每伸展至人行道，故言待在街上。

你的分析能力必须像逛马路的老资格一样，如今人家老远看了就笑，可见那走路人必有些怪模怪样。像俗语所说的扑上你的眼睛，那也正是演员们苦心研究，希望一露脸就得个满堂彩的。原来这又干又瘦的老人，在缀着白铜纽扣的，半绿不绿的大褂外面，套着一件没有下摆的栗色短褂，叫作斯宾塞的！……一八四四年上还看到一个穿斯宾塞的男人，岂不像拿破仑复活了一样吗？

顾名思义，斯宾塞的确是那位想卖弄细腰身的英国勋爵的创作。远在一八〇二年亚眠安和会之前，这英国人就把大氅的问题给解决了：既能遮盖胸部，又不至于像笨重而恶俗的卡列克那样埋没一个人的身腰，这种衣服如今只有车行里的老马夫还拿来披在肩上^①。但因细腰身的人为数不多，所以斯宾塞虽是英国款式，在法国走红的时间也并不久。那些四五十岁的人，看到有人穿着斯宾塞，自然而然会在脑筋里给他补充上一条丝带扎脚的绿短裤，一双翻统长靴，跟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老太太们见了，也得回想起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况。可是一般年轻的人就要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老阿契皮阿特要割掉他外套的尾巴呢^②？总之，那个人浑身上下都跟斯宾塞配得那么相称，你会毫不犹豫的叫他做帝政时代的人物，正如我们叫什么帝政时代的家具一样。但只有熟悉那个光华灿烂的时代的，至少亲眼见过的人，才会觉得那走路人是帝政时代的象征；因为要辨别服装，必须有相当真切的记忆力。帝政时代跟我们已经离得那么远，要想象它那种法国希腊式^③的实际场面，绝不是每个人所能办到的。

他帽子戴得很高，差不多把整个的脑门露在外面，这种昂昂然的气概，便是当年的文官和平民特意装出来对抗军人的气焰的。并且那还是一顶十四法郎的怕人的丝帽子，帽沿的反面给又高又大的耳朵印上两个半白

① 叫作斯宾塞的短褂，有如现代的夏季礼服，原系英国的约翰·查理·斯宾塞勋爵创行。叫作卡列克的外氅，相传为英人约翰·卡列克所创；上半身披肩部分，长至手腕，共有两三叠之多，故极厚重。

② 希腊政治家阿契皮阿特，为苏格拉底弟子，以生活奢豪闻于世，众人盛称其所畜之名犬，阿氏即将犬尾割去，俾众人不复提及。

③ 拿破仑称帝时，提倡希腊罗马的文物与风格，当时的美术、家具、服装，均带希腊风味，美术史上称为法国希腊式（GallO—Grecque）。

不白的，刷也刷不掉的印子。帽坯上照例胶得很马虎的丝片子，好几处都乱糟糟的黏在一块儿，尽管天天早上给修整一次，还像害了大麻风似的。

仿佛要掉下来的帽子底下，露出一张脸，滑稽可笑的模样，唯有中国人才会想出来，去烧成那些丑八怪的瓷器。阔大的麻子脸像个脚炉盖，凹下去的肉窟窿成为许多阴影：高的高，低的低，像罗马人的面具，把解剖学上的规则全打破了。一眼望去，竟找不着脸架子。应当长骨头的地方，却来上一堆果子冻似的肉；该有窝儿的部分，又偏偏鼓起软绵绵的肉疙瘩。这张怪脸给压成了南瓜的形状，配上一对灰眼睛——眉毛的地位只有两道红线——更显得凄凉；整个的脸被一个堂·吉诃德式的鼻子^①镇住了，像平原上的一座飞来峰。这鼻子，想必西万提斯也曾注意到，表示一个人天生的热爱一切伟大的事，而结果是着了迷。那副丑相，尽管很滑稽，可绝对不会教人发笑。可怜虫苍白的眼中有一股极凄凉的情调，会教开玩笑的人把到了嘴边的刻薄话重新咽下去。你会觉得造物是不许这老头儿表示什么温情的，要是犯了禁，就得教女人发笑或是难受。看到这种不幸，连法国人也不作声了，他们觉得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不能博得女人的欢心！

① 堂·吉诃德身体又高又瘦。根据一般情形，脸相大多与全身调和，故堂·吉诃德的鼻子一定也是很长的。

二 一套少见的服装

这个在造物面前极不得宠的人，穿得跟清寒的上等人一样，那是有钱人常常模仿的装束。帝国禁卫军式的长统鞋罩，把鞋子盖住了，使他可以把一双袜子多穿几天。黑呢裤发出好些半红不红的闪光；裁剪的款式，跟褶皱上面又像发白又像发亮的条纹，都证明裤子已经穿了三年。衣衫的宽大并掩饰不了瘦削的体格。他的瘦是天生的，并非学毕太哥尔的样而素食的缘故；因为老头儿的嘴巴生得很肉感，嘴唇很厚，笑起来一口牙齿跟鲨鱼的不相上下。大翻领的背心也是黑呢料子的，里头衬一件白背心，还露出第三件红毛线背心的边，教你想起从前迦拉穿到五件背心的故事^①。白纱的领结，扣得那么有模有样，正是一八〇九年代的漂亮哥儿为了勾引美人儿而苦心推敲的；可是那硕大无朋的领结，拥在下巴前面，似乎把他的脸埋在一个窟窿里。一条编成发辫式的丝表练，穿过背心，拴在衬衫上，仿佛真会有人偷他的表似的！半绿不绿的大褂非常干净，比裤子的年代还要多上三年；丝绒领跟新换过的白铜纽扣，显得穿的人平时的小心简直是无微不至。

把帽子戴在脑后的习惯，三套头的背心，埋没下巴颏儿的大领带，长统鞋罩，绿色大褂的白铜纽扣，都是帝政时代款式的遗迹；跟这些相配的，还有当年信不信由你的哥儿们^②那股卖俏的劲儿，衣褶之间那种说不

① 迦拉（1762—1823），为当时有名的歌唱家，极讲究穿着。

② 执政时期（1795—1800）的漂亮人物，当时称为 Incroyables，谓其奇装异服，竟惊新奇，令人不可思议。

出的细巧，浑身上下那种整齐而呆板的气息，令人想起达维特的画派和约各设计的瘦长家具。只要瞧上一眼，你就会觉得他要不是一个有教养而给什么嗜好断送了的人，便是一个进款不多的家伙，一切开支都是被有限的收入固定了的，万一打破一块玻璃，撕破件衣服，或是碰上募捐等等的要命事儿，就得把他整个月内小小的娱乐取消。你要在场的话，一定觉得奇怪，这张奇丑的脸怎么会浮起一点笑意，它平时的表情不是应当又冷又凄凉，像所有为了挣口苦饭而奋斗的人一样吗？可是这古怪的老人，像母亲保护孩子那么小心的，右手拿着件分明很贵重的东西，藏在双重上衣的左襟底下，生怕不巧给人碰坏了：你看到这个，尤其看到他急急忙忙，活像那些有闲的人偶尔替人跑腿的神气，你可能以为他找到了侯爵夫人的小狗什么的，带着帝政时代的人物所有的那种殷勤，得意扬扬的给送回去；他那位上了六十岁的美人儿，还少不了他每天的问候呢。世界上唯有在巴黎才能看到这等景致，大街上就在连续不断的演这种义务戏，让法国人饱了眼福，给艺术家添了资料。

三 一个得罗马奖的人的下场^①

一看那人瘦骨嶙峋的轮廓，虽然很大胆的穿着过时的斯宾塞，你也不敢把他当作什么艺术家；因为巴黎的艺术家差不多跟巴黎的小孩子一样，在俗人的想象中照例是嘻嘻哈哈，大有“噱头”的家伙，我这么说是因为“噱”这个古字现在又时行了。可是这走路人的确得过头奖，在法国恢复罗马学院之后，第一支受学士院褒奖的诗歌体乐曲，便是他作的，一句话说完，他就是西尔伐·邦斯先生！……他写了不少有名的感伤歌曲，给我们的母亲辈浅吟低唱过，也作过一八一五与一八一六年间上演的两三出歌剧，跟一些未曾刊行的乐曲。临了，这老实人只能替大街上一所戏院当乐队指挥；又凭着他那张脸，在几处女子私塾内当教员。薪水和学费便是他全部的收入。唉！到了这个年纪还得为了几文学费而到处奔跑！……这种很少传奇意味的生活，原来还藏着多少的神秘哟！

因此，这个穿斯宾塞的老古董不单是帝政时代的象征，三套头的背心上还大书特书的标着一个教训。他告诉你“会考”那个可怕的制度害了多少人，他自己便是一个榜样。那制度在法国行了一百年没有效果，可是至今还在继续。这种挤逼一个人聪明才智的玩意儿，原是篷巴杜夫人的弟弟，一七四六年左右的美术署署长波阿松·特·玛里尼想出来的。一百年

① 一六六六年起，法国政府设有罗马法国学院，简称为罗马学院，由王上指派艺术家前往留学。凡得头奖的（即所谓罗马奖）青年画家、雕塑家、建筑家等，均由国家资送罗马学院研究。一七九三年革命政府曾一度加以停办，一七九五年执政府又下令重开。但音乐专业学生能够参与罗马奖会考，自一八〇三年始。

来得奖的人里头出了几个天才，你们屈指数一数吧！第一，伟人的产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行政或学制方面费多大的劲，也代替不了那些奇迹。在一切生殖的神秘中，这是连野心勃勃，以分析逞能的近代科学也没法分析的。其次，孵化小鸡的暖灶据说当初是埃及人发明的；倘若有了这发明而不马上拿食料去喂那些孵出来的小鸡，你对埃及人又将作何感想？法国政府可就是这么办：它想把“会考”当作暖房一般去培养艺术家；赶到这机械的方法把画家、雕塑家、镂版家、音乐家制造出来以后，它就不再关心，好比公子哥儿一到晚上就不在乎他拴在钮孔上的鲜花一样。而真有才气的人倒是葛滦士、华多、法利西安·达维特、巴涅齐、奚里谷、特刚、奥贝、达维特·特·安越、欧也纳·特拉克洛阿、曼索尼哀等等^①，他们并不把什么头奖放在心上，只照着那个无形的太阳（它的名字叫作天生的倾向）的光，在大地上欣欣向荣的生长。

政府把西尔伐·邦斯送往罗马，想教他成为一个大音乐家，他却在那儿养成了爱古物爱美术品的癖。凡是手和头脑产生的杰作，近来的俗语统称为古董的，他都非常内行。所以这音乐家一八一〇年回到巴黎的时候，变成了个贪得无厌的收藏家，带回许多油画、小人像、画框、象牙的和木头的雕刻、五彩的珐琅、瓷器等等；买价跟运费，使他在留学期间把父亲大部分的遗产花光了。在罗马照规矩待了三年，他又漫游意大利，把母亲的遗产也照式照样的花完了。他要很悠闲的到佛尼市、米兰、翡冷翠、鲍洛涅、拿波里各处去观光，以艺术家那种无愁无虑的心情，像梦想者与哲学家一般在每个城里逗留一番，——至于将来的生计，他觉得只要靠自己的本领就行了，正如娼妓们拿姿色看作吃饭的本钱。那次奇妙的游历使邦斯快活之极；一个心灵伟大，感觉锐敏，因为生得奇丑而不能像一八〇九年代的那句老话所说的，博得美人青睐的人，他所能得到的幸福，在那次旅行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他觉得人生实际的东西都比不上他理想的典型；内心的声音跟现实的声音不调和，可是他对这一点早已满不在乎。在他心中保存得很纯粹很强烈的审美感，使他作了些巧妙、细腻、妩媚的歌

① 凡不加注而书中情节并不暗晦的人名、地名等专门名词，概不加注，免读者有读百科小辞典之感。

曲，在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四年间很有点名气。在法国，凡是靠潮流靠巴黎一时的狂热捧起来的那种声名，就会造成邦斯一流的人。要说对伟大的成就如此严厉，而对渺小的东西如此宽容的，世界上没有一国可与法国相比。德国音乐的巨潮和洛西尼的洋洋大作不久就把邦斯淹没了；一八二四年时，凭他最后几支歌曲，还有人知道他是个有趣的音乐家，可是你想，到一八三一年他还剩点儿什么！再到一八四四年，在他默默无闻的生涯中仅有的一幕戏开场的时候，西尔伐·邦斯的价值只像洪水以前的小音符了；虽然他还替自己服务的戏院和几家邻近的戏院，以很少的报酬为戏剧配音，音乐商已经完全不知道有他这个人了。

可是这好好先生倒很赏识近代的名家，倘使有些优秀作品给美满的演奏出来，他会下泪；但他的崇拜，并不像霍夫曼小说中的克雷斯勒那样的如醉若狂；他表面上绝不流露，只在心中自得其乐，像那些抽鸦片吸麻醉品的人。唯一能使凡夫俗子与大诗人并肩的那种敬仰与了解，在巴黎极难遇到，一切思潮在那儿仅仅像旅客一般的稍作勾留，所以邦斯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了。他不曾走红仿佛有点说不过去，可是他很天真的承认，在和声方面他差着点儿，没有把对位学研究到家；倘若再下一番新工夫，他可能在现代作曲家中占一席地，当然不是成为洛西尼，而是哀洛一流^①；但规模越来越大的配器法使他觉得无从下手。并且，收藏家的喜悦，也把他的不能享有盛名大大的补偿了，倘若要他在收藏的古董与洛西尼的荣名之间挑一项的话，你爱信不信，他竟会挑上他心爱的珍品的。那收藏名贵版画的，博学的希那华说过，他拿一张拉斯达尔、荷培玛、霍尔朋、牟利罗、葛滦士、赛白斯蒂安·但尔·毕翁菩、乔尔乔纳、拉斐尔、丢勒，欣赏的时候，非要那张画是只花五十法郎买来的，才更觉得津津有味。邦斯也是这个主张，他绝不买一百法郎以上的东西；而要他肯花五十法郎，那东西非值三千不可；他认为世上值到三百法郎的神品久已绝迹。机会是极难得的，但他具备三大成功的条件，那就是：像鹿一般会跑的腿，逛马路的闲工夫，和犹太人那样的耐性。

① 洛西尼的作品，当时在巴黎红极一时。哀洛（1791—1833）则系法国二三流音乐家。

这套办法，在罗马，在巴黎，行了四十年，大有成绩。回国以后每年花上两千法郎的结果，邦斯谁也不让看见的，藏着各种各样的精品，目录的编号到了惊人的一千九百零七号。一八一一至一八一六年间，他在巴黎城中到处奔跑的时候，如今值一千二的东西，他花十法郎就弄到了。其中有的是画，在巴黎市场上每年流通的四万五千幅中挑出来的；有的是赛佛窑软坯的瓷器，从奥凡涅人手中买来的；这些人是国货商的爪牙，把篷巴杜式的法国美术品用小车从各地载到巴黎来。总之，他搜集十七十八世纪的遗物，发掘一般有才气有性灵的法国艺术家，例如不出名的大师勒包脱勒，拉华莱－波尚之类；他们创造了路易十五式、路易十六式的风格，给现代艺术家整天待在博物院图版室中改头换面、自命为新创的式样做蓝本。邦斯还有好多藏品是跟人交换来的，这是收藏家无可形容的喜悦！买古董的快乐只能放在第二位；交换古董，在手里进进出出，才是第一乐事。邦斯是最早收鼻烟壶跟小型画像的人^①。但他在玩古董的人中并不知名，因为他不上拍卖行，也不在有名的铺子里露脸，这样他也就不知道他的宝物的时值估价了。

收藏家中的巨擘杜索末拉，曾经想接近这位音乐家，但杜氏没有能进入邦斯美术馆就故世了；而邦斯美术馆，是唯一能和有名的索华育的收藏媲美的^②。他们俩颇有相像的地方：两人都是音乐家，都没有什么财产，用同样的方法收藏，爱好艺术，痛恨有名的富翁与商人们抬价。对一切手工艺，一切神妙的制作，索华育是邦斯的对头，敌手，竞争者。跟他一样，邦斯的心永远不知餍足，对美术品的爱好正如情人爱一个美丽的情妇；守斋街上的拍卖行内，作品在估价员的锤子声中卖来卖去，他觉得简直是罪大恶极，侮辱古董的行为。他的美术馆是给自己时时刻刻享受的。生来崇拜大作品的心灵，真有大情人那样奇妙的天赋；他们今天的快乐不会比昨日的减少一点，从来不会厌倦，而可喜的是杰作也永远不会老。所以那天

① 小型画像（miniature）是表盖、胸章、妇女饰物上的极小的画。题材不限于人像，亦有风景花鸟等等。

② 杜索末拉（1794—1842）的收藏，即今日格吕尼博物馆的藏品。索华育（1781—1860）的收藏，生前即捐与卢浮博物馆。两人均系法国史上有名的大收藏家兼鉴赏家。